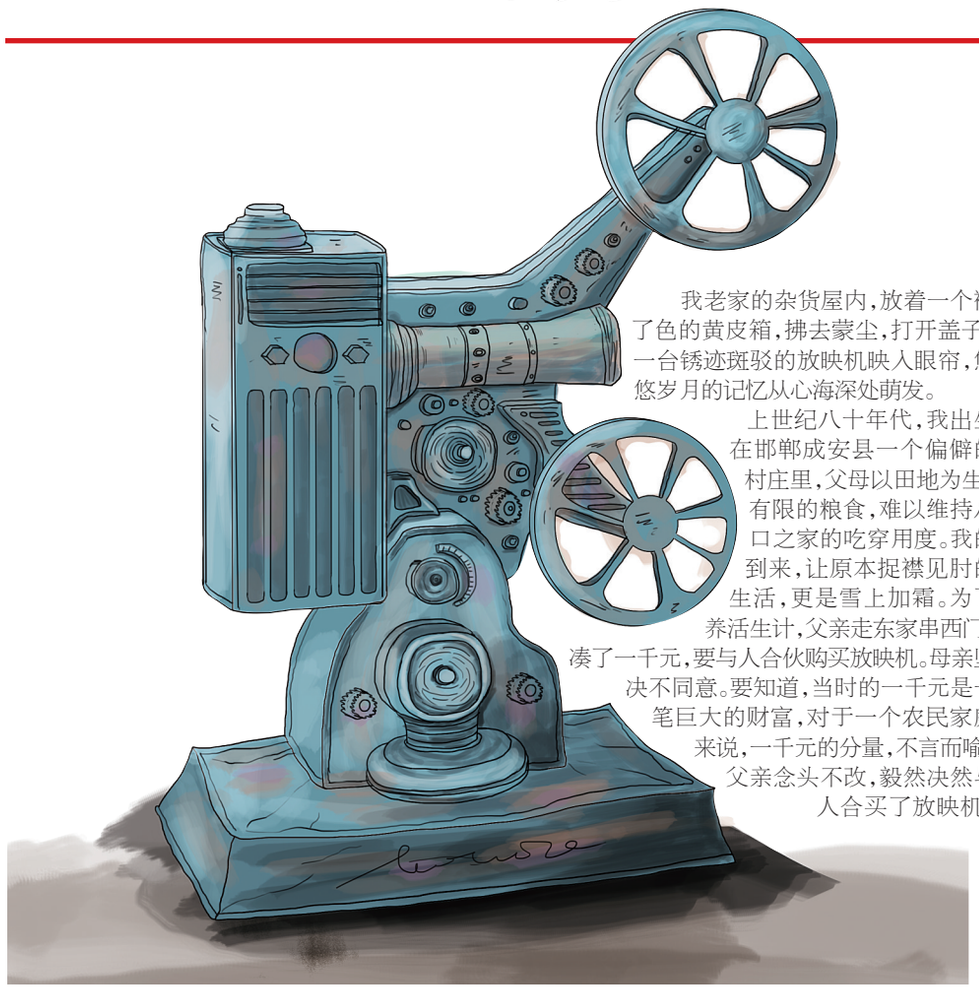
那年那月

尘封的旧放映机

■苗文金



我老家的杂货屋内，放着一个褪了色的黄皮箱，拂去蒙尘，打开盖子，一台锈迹斑驳的放映机映入眼帘，悠悠岁月的记忆从心海深处萌发。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出生在邯郸成安县一个偏僻的村庄里，父母以田地为生，有限的粮食，难以维持八口之家的吃穿用度。我的到来，让原本捉襟见肘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养活生计，父亲走东家串西门，凑了一千元，要与人合伙购买放映机。母亲坚决不同意。要知道，当时的一千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一千元的分量，不言而喻。父亲念头不改，毅然决然与人合买了放映机，开始了放电影的营生。

村里婚丧嫁娶、孩子满月、乔迁之喜、生意发财、庙会集市等，常有亲朋好友捧场送电影，最好生意当属庙会起市，一放就是六七天，甚至半个月。黄昏时分，父亲和他的两个伙计撂下手中的农活儿，抖掉一身疲倦，把放映机、音箱、发电机、电影片、银幕一股脑儿装到拉车上，连推带拉走了。若是去外村，三人则会均分好，把这些物件绑缚在各人自行车后座上。为防止运载中磕碰，放映机会装在焊接的铁架中，悬挂在车上。“绑牢了没有，弄好就走。”父亲对他的两个伙计说。“好了，记得带汽油……”发电机燃烧汽油，那时经常停电，一旦没电，发电机就会派上用场。整理利索，三人各自推着自行车小心翼翼地往外走去。

谁家放电影？到哪个村去？走到街上总是有人冲着父亲大声问。父亲三人也不下车，边走边答。问的人兴奋地说：“好嘞，早吃晚饭，看电影去。”到达场地后，父亲卸下家伙什，在主家的帮助下，快速地支好放映机，拉起银幕，挂起音箱，试好发电机，一切准备就绪，三人才喘口气，静静地等待天黑那一刻。

放映机是父亲的宝贵疙瘩，头天晚上放完电影，第二天必定要抽空抱出放映机，擦拭得一尘不染。若遭遇阴雨天气，父亲宁可自己受淋，也不会让放映机淋湿。母亲开玩笑说，父亲爱护放映机胜于对待他的孩子们。父亲毫不回避说，那当然了，不爱惜它拿什么挣钱？

一场场电影演过，父亲和伙计赚了钱，个人借款很快还清，家里生活越来越宽裕，母亲的脸上有了笑容，对父亲照顾更是无微不至。父亲白天干农活，晚上熬夜放电影，每天极其疲惫。不过父亲的辛勤劳累，给我们每个人的学杂费都加上了“保险”。当我们高高兴兴背着书包走向学校时，想起了如山的父爱，内心深处也充满了温暖和幸福！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大约六年后，其中一个合伙人撤了股，他们相互间并没有矛盾，而是那人年龄大了，厌倦了长年累月的奔波、三更灯火迟睡的生活。人少了，父亲的信念没有动摇，仍和另一个伙计放电影，生意反而越发红火。父亲说，咱赚的就是辛苦钱，不付出哪能有回报？

1996年，村里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村民看电影兴头减淡，遇到红白喜事放电影逐渐少了，倒是流行起看彩色录像，其实就是一台很大的彩色电视机加一台DVD机。放电影生意萧条，可父亲仍没丢下他的老本行。银幕下观众尽管寥寥无几，父亲还是一卷一卷把影片放完。他知道，主家放电影不在乎看的人多寡，而是图热闹造氛围要名声，做人要厚道。

又过了几年，父亲很久才能接到一单生意。没人家放电影，父亲便忙碌田地的活儿。后来镇上租影片的门市倒闭了，父亲放电影的生涯也结束了。这时社会时兴外出打工，人们的生活也普遍富裕，父母亲也不用愁我们的上学费用。放映机搁置在杂货屋内，有时谁家办红白喜事，需要“唱喇叭”，父亲便搬出来给人用。后来又有了DVD光碟机、手机、高级音箱等新事物，放映机彻底没了用武之地。母亲每次挖粮时，嫌弃放映机碍手碍脚，劝父亲卖掉算了。父亲却说，卖不了几个钱，留着吧。我知道，他是害怕忘记曾经放电影的黄金岁月。

黄皮箱中破旧的放映机，注定将成为岁月长河中的一粒尘埃，现在虽分文不值，但它见证了父亲30年间的人生历程，见证了我家生活从穷苦走向小康的过程，也见证了祖国日益的繁荣和昌盛。我想，这就是父亲留下放映机的真正原因吧。

吟云颂月

竹笋（外二首）

■吴 辰

竹笋的心里有千万只食素的胃
它们发出万千呼声，向天而歌
空气中弥漫着鲜绿气息。美味至极
人世间并非只有肉香
肩与肩蹭出血，眼和眼磨出泪花
终究是悲伤的事
我不愿伤害任何生灵，我怕轮回
人世间诸多美好的事物，就像竹笋
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拱土而出
呈现清素之态，教人安心、欢喜
竹笋尖尖，总能迎合舌尖上的闪电
迎合人间的慈悲。毋庸置疑
那是地藏用力托起的塔

观竹

老屋靠山，小如坠落的星子
山可回春，人却无法返青
你我总有熄灭的一天
山上竹林茂密，密不透风
所以才守得住秘密。
一些事物未被吹散，一些姿态依旧傲人
竹子从祖先的身体里长出来
该消失的都消失了，不该消失的
会有竹子代它们继续活下去
一根根高耸的竹子，就像一根根脊柱
替故乡站直了身子

听风

山一矮下来，风便能轻易地漫过人间
树叶发出浪花声，潮起潮落
很多事物正在经历你我
耳朵是盛风的酒器。它们有时浅斟
有时大灌，更多时候洒在了身外
摇摇晃晃，有的人真的醉了
有的人却在拼命假装

本土作家

走近那墩怪石

■廖成江

那墩巨大的怪石，隐藏在缙云山半山密林中，我不止一次去观赏过。奇石、怪石和橄榄石，我胡乱给她起过名字。

记得前年夏天的一个上午，一群朋友相邀去缙云山农家乐玩耍。那农家乐就在白云寺下不远的地方，周围竹木繁茂，俨然一个世外桃源。农家乐主人热情接待我们，杀鸡宰鱼忙个不停。趁着这空隙时间，我便约上几个朋友，到房前林间去转悠看看风景。走过种着蔬菜的土边小道，走近密林边，举目一望，眼前的一墩怪石让我惊呆了。怪石呈橄榄状，估计有上百吨重，中规中矩横放在林间。走近细看，用手抚摸，发觉石质坚硬，很少有风化的痕迹。更让人难以琢磨的是，那石头上还有龙飞凤舞的图案，凸出的立体感线条就像用铁水浇上去的，光滑而坚硬。线条流畅自然，恰似主次分明笔走龙蛇的草书。从小生长在长江边，见过很多大小不等的，光滑坚硬的岩浆凝固着很多大大小小的长江石，据说是地壳变迁火山喷发时岩浆所凝固成的。这巨石表面凸出的自然图案线条，就和凝固长江石的石头岩浆一样。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江苏一书法家与北碚一书法家有约，要去缙云山参观白云寺，约我开车带他们去。参观完白云寺，我顺便带他们去参观那墩怪石。二人来到石头前，仰望抚摸，连连称奇，急忙用手机拍照。北碚书法家告诉我：“就是很多老北碚人也不知道这墩石头的存在，太神奇了。”我们不是考古工作者，在怪石面前仔细观察，只能议论纷纷，胡乱猜想：这墩怪石，或许是盘古开天地时就存在了，抑或是天上降落的陨石，抑或是海洋造山运动时留下的镇山之宝。农家乐主人说，那石头上像有条龙，首尾相连。一看，果然那龙飞凤舞中的龙有些神形兼备。这么珍贵的石头，竟然没人知晓，独处荒野密林之中，看了真令人养眼，对大自然的神奇产生了遐思妙想。回家后，禁不住内心的冲动，于是题写五律一首《缙云山观石》：深山藏怪石，隐匿竹蒿蓬。恍若苍穹落，珍犹罕世空。恨无真眼识，憾绝慧人逢。笑傲经盘古，依然孤独中。

最近将这墩石头的照片发在一个群里，群里有两位“北碚通”见了，也说没见过。难怪那巨石周围，荒芜罕有足迹。由此判断，知情来此参观者寥寥。

美学家曾说，美在身边，要靠发现。缙云山怪石，该是为她揭开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示风采的时候了。“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怪石无语，静候佳音。随着知情者多起来，一定会走出通向她的大路来……

校园习作

我与扁竹根花相遇

■张卓言 重庆一中皇冠校区初二年级（4）班

故乡的细雨足够扰乱我不曾停息的思绪，我坐在窗前，手拿一本书，眼望着窗外。扑面而来的是泥土的清香，是花草树木的清新，是故乡的气息。

我想出去走走。

撑一把伞，去走作孚公园的小道。那条小道是上山的路，春去秋来，人来人往，却无人愿停下来认真地观赏它。我走进稀疏而长满青草的林间，视野里进入一个荫蔽而湿润的小土坡，不经意地扫过一眼，猛地顿住了脚步，再也挪不动眼神。

花！一簇簇一拥拥的花，缀在土坡上，满山遍野的扁竹根花。雨滴洗净了它们的身子，宛如一个翩翩公子坚定而清朗的眉眼。风夹着雨一吹，一山的扁竹根花随着风摇动着，又若一位饱经沧桑的学者，风吹起了他鬓间的白发。

我终究忍不住走近些许，手颤抖着去抚摸它的花朵。花朵高出细长的叶片，一朵朵伞花疏散不一地排列着。一个分枝大约2—4朵花，呈淡紫色或蓝紫色，直径约5厘米；每一片花瓣先端微凹，边缘波状，有细齿裂，中脉上有隆起的黄色鸡冠状附属物。只是走近些，这才发现它们与别的花不同，不单单是一个色调。也许是注视这些花骨朵儿太久了，又或许是内心有了在乎的东西，看着看着，这些花儿竟在白色与淡紫色中荡漾起来。那种不耀眼、不争艳、不慕名利、平凡而淡泊的紫，是照进人心的月光背后的紫。紫色花瓣上，那一缕不惧突兀的金黄，却恰如驱散乌云和风雨的一丝阳光。

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歌所写：“因着一个令人憧憬的配搭，我开始留意离家的路上、砖瓦堆砌的花圃里，一丛在薰风里摇摆的颜色，如果真的开出朵朵蝴蝶，那便是我的童年意象——在旧居附近的丛林内，半透明的绦色光柱之间飞满白色小蝶……有意或无意，我放慢脚步看它的姿态和颜色，逐瓣寻找生的活泼和渐变的规律，这时候花瓣在笑！”

我看着它，它向着天空。我总觉得，它是有心骨的。它可以不顾风雨伫立在这片无人惦记的小山坡，开满整个山野，但此时此刻，它却在不知不觉中，触动我心中最柔软的那片心海，满满占据我无法释放的情怀。

它们就像一些人，他们用爱默默守护着我，即使风雪染白了头，也不顾一切守着那份执念和血脉相连的爱——平凡，却又浓烈。

我收回了颤颤巍巍的手，耳边只留下雨敲打着伞的声音，就像扁竹根花迎风攒动敲打我的心弦。雨渐渐润湿了我的眼眶，雨水又延着紫色的花瓣尖滑落下来，滴在这片我沉陷的故乡之土上。

我再次嗅了嗅这令人沉醉的气息。回过身，缓缓地往回走。我不想再往山上走，遇见了它们，就足矣。我没有回头，因为我将带着扁竹根花的念与爱，独自在我的道路上走下去。

坐在窗前，我又捧起那本书。

一双温柔的手把两株扁竹根花放在我的面前：“你瞧，刚摘的，上面还挂着雨珠呢！”

各美其美 周文静/摄

灯下夜读

读在春光里

■刘昌宇

天朗气清的春天一到，再没有比在和煦的春光下读书最美的事了。

春日里，每当缕缕春光碎金似地从窗外透进房来，我都会按捺不住地搬把小凳，倚在窗前，摊开一本文学经典，细细地品读起来。此时，春光如母亲慈爱的双手，轻轻地拂过我的肩头，让我周身都感到不尽的温暖。我在这种溢满了母爱般的暖意中，开始了一场知识的畅游。那行云流水的文字，似一泓泓甘泉，滋润了我的心窝。那深邃悠远的思想，如一口口黄钟，震撼着我的心灵。在这美妙的境地里，我像一只辛勤的小蜜蜂，飞舞在芳香四溢的书林里，一会儿采撷着文学的幽香，一会儿啜饮着智慧的琼浆，沉醉其间，快乐无比。我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前长思，思考着华夏文明为何能薪火相传传承至今；我在四大名著中感受着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沉醉于它们宏大悠远的精妙言说中，早已心醉神迷。

静谧的春光，如一盏明灯，穿越阴霾，荡去拂尘，照亮了我的心空。在春光下，我为书中崇高人物的精神和品格感动，为他们坚韧不拔威武不屈的意志品质而倾情点赞。他们用闪光的思想坚毅的行动告诉了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去度过自己的美好人生。读着，思着，想着，我的心瞬间亮堂起来，是这一本本不朽的经典，教会了我应该用怎样的一种心境和态度，去看待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和功名利禄，应该用怎样的一种修为和睿智，去看待前进道路上的激流险滩和功成名就。

春光里，我像一名旅人，心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美好执念，一路在人生的大道上飞奔，一路在华夏文明的知识大殿里徜徉。春光伴随着我，让我始终在一种祥和的氛围中，体会着知行合一的美妙乐趣。以往看书，大多沉浸于个人的情感世界里，看得更多想得更多的是“小我”，但自从爱上在春光里读书以后，我百般珍惜这春日里金子般的光阴，故而，秉持着这种分秒必争的惜时心态，再去看那一本本经典，领受和感悟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彼时，看得更多想得更多的早已不是个人的小圈子、小天地，而是这繁花似锦的整个世界。

如金似玉的春光，轻悄悄地泼洒下来，所到之处，阴云远遁，和风浩荡，满世界都流光溢彩。春光里，花开了，草绿了，鸟鸣了……天地间一下子生动起来。走在这诗意的季节，且将以往的烦恼和不快统统放下，快拿起书本，在春光里有滋有味地读吧。绵绵的书香，合着窗外沁人的花香、草香阵阵袭来，心一定会莫名地沉静下来。于清脆的鸟鸣里，展册在手，在排排书行里如农夫一般耕耘着穿行着，那一定又会让你在春天播种下知识的幼苗，在人生的秋天收获金色的希望。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读书的黄金季节，而在春光里读书，身暖心暖更是妙不可言。读在春光里，也醉在春光里，那种充实感和愉悦感，不读到一定境界是体会不到的，纵然给我千金也不换！

桐荫茶话

夏近树成帷

■王丕立

儿时读《荔枝图序》，读到“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时，我总是禁不住想起后山的枞树，树冠如华盖一般撑起一片荫翳，这种情景成了我心中秘藏久远的记忆。

后山的枞树每棵都要两人合抱才能围拢，母亲说后山是禁山，多少年没人砍树斫枝了。每株树的枝叶都自由延展。入夏，深绿色的叶片密密匝匝地缀满枝柯，如同一柄粗壮的大伞，遮蔽了下方的圆形区域，圆形区域阳光漏不下来，雨水也渗不下来，积年垂落的叶片腐烂成褐黑色蓬松的土壤，土壤上光溜溜的，没长杂草和荆棘灌木，只有一株株野兰草席地而坐，背靠着枞树干，窄窄的绿叶涌成一团。暮春时节，绿丛中立起一朵朵的兰花，如一只只小小的鸽子迎风朝外瞭望，机警地竖起耳朵似的两片子叶。

山顶有一个大坪子，大家都叫它山禾场，山禾场的泥地紧实得平坦如砥，从来不生杂草。也许，若干年前它也是一户人家的晒场，也许这家的主人也如我一样，坐在晒场，看着帷幕一般荫蔽出的一块块小小的天地，顿然有一种感动盈满心胸；也许他也曾在繁星璀璨的夜晚，独自倾听阵阵松涛，向往着外部的世界。如今，一切只是陈迹，只有那方山坳仍是昆虫、蚁族们的乐园，它们在此躲避风雨，将人间房舍屋内的点点温情模拟呈现。阵阵香风袭来，蚂蚁、蝴蝶、小鸟们安之若素，从容如常，没有人类的喧嚣扰攘，它们更悠然自得。

母亲在对面的自留地里种菜，她将家里的猪圈清理干净，清理出的肥料挑到地里，埋在开花的茄子、辣椒兜下，挂果的黄瓜藤下，然后从那一垄红艳艳的菜畦上掐摘出一大抱茎干粗壮的苋菜搂在胸前，担着两只大木桶回家去。我雀跃着前去迎接母亲，将苋菜接过来放入花篮。

门前桂花树已绿叶层叠，树冠团团如帷盖，荫蔽出很大的一块清凉地，父亲在树下垒了一个石桌、两把石凳，我坐在石凳上择苋菜，叶片掐下放一边，将苋菜梗的表皮薄层撕下，实心茎干便呈现出外面一层玫红裹着中央绿绿的情状，像一柱人工雕琢的玉石，粼粼地放出波光，似有清凉的气息向周边扩散。树下圈出的天地让我有了后山飞鸟、爬虫的惬意。仿佛声波都是从上空射来，密层层的叶片挡住了外面的浮尘和嘈杂。

后来，我进中学、上大学，每当内心浮躁不安时，总来到圆冠的桂花树下，让帷幔遮住周边的喧嚣，我则每每“心静则宁，宁则生智”，走出困境。

工作后，离家远了，母亲总要在夏日来临前发来一组房前屋后的照片，那些桂花树、蜡梅树、枇杷树，如一把把撑开的巨大绿色伞盖，那是鸟儿、家禽们欢乐的翡翠城堡，也是装满绿色记忆的圆形藏宝屋。我翻过岁月的山脊，回望斑驳时光深处，浸润心田的暖漫过时间的河流将我环抱，我抖落满身的风尘，让心栖居在鸟声稠密的帷盖中，跟后山枞树下的精灵心意相通。

本报地址：北碚区南京路6号 邮编：400700 发行投诉：68863815 办公室：68863815（传真） 承印：华商数码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园区剑龙路1号